

❖美文阅读

当红旗漫卷金秋

● 龚银娥

十月的光，是淬过火的。它不像夏日那般泼辣，也不似春阳那般怯生生。这光从高渺的蓝天倾泻下来，淌过山峦，拂过原野，给万物都镀上了一层醇厚的、暖融融的金色。我踏着这样的光，信步走向城郊的山岗。

路旁的乌柏树，叶子已染得通红，一片一片，像无数小小的旗帜，在微风中簌簌地响。田里的稻子都收割尽了，留下齐整整的稻茬，像男子刚刚理过的头发。空气里还浮着新谷和干草的香。几个农人正不慌不忙地堆着草垛，那草垛一圈一圈地肥硕起来，最终成了个敦实的圆锥，静静地立在旷野上。这景象，让人的心也跟着沉静下来。

我的目光，总被远处那一抹跃动的红牵引着。那是插在山巅上的一面旗，因距离远，听不见声响，只看得见它在那金秋的大地上，舒卷，飞扬，像一簇不息的火苗，又像一只巨大的、温柔的手，正缓缓抚摸着天空的额头。

行至半山，风势便显出强劲来。红旗的形态也愈发清晰了。它有着自己的呼吸与节奏，有时会舒展开，将那饱满的、正红的颜色哗地铺满眼帘；有时又婉转地卷起，似在积蓄力量，旋即又寻了个风的间隙，扬出一道更潇洒、更流畅的弧线。这无声的舞蹈，竟比任何乐章都更具力量。它让四周的秋色，那枫树的酡红、银杏的明黄、松柏的苍翠，都成了烘托它的颜色。

我终于立在山顶了，风从四面八方涌来，灌满我的衣袂。那面旗，就在咫尺之遥，我几乎

能看清布料被风拉扯出的每一道纹路。它不再是远景里一枚飘逸的符号，而是充满生命张力的存在。旗杆是笔直的、坚硬的，深深扎进泥土里；而那旗身，却是柔软的、奔放的，仿佛要将积蓄了一整年的热情，都在这秋高气爽的日子里，尽情地挥洒出去。它拂过之处，连光线都似乎被染上了一层淡淡的红晕。

我倚着一块山石坐下，看着这旗，看着旗下山河蜿蜒的壮阔。忽然想起了古人的句子：“青山隐隐水迢迢，秋尽江南草未凋。”此间的气象，自是北地的雄浑，与江南的婉约不同，但那份对秋日的深情，却是相通的。这漫卷的红旗，不也正是为这无言的大美，作了一个最炽热的注脚么？它仿佛在说，这丰收的、沉静的季节，并非终结，而是一种辉煌的呈现，一种力量的昭示。

夕阳渐渐西斜，光线愈发温柔缠绵。远处的村庄，已升起几缕炊烟，笔直地，在暮色里站成青灰色的细线。那面红旗的色彩，在斜晖里也变得愈发深沉、内敛，像一块温润的红玉。它不再那般恣意飞扬，而是更添了几分安详的、守护的意味。它守护着山下归家的农人，守护着粮仓里新收的谷粒，守护着这一片被秋光浸透的、安稳的土地。

我慢慢走下山去。回望时，那面红旗已融入了苍茫的暮色，只剩一个坚定的轮廓。但我的心里，却仿佛也有一面旗，被这金秋的风吹得漫卷开来，满是暖意。

半块月饼，温暖人生

● 汪志

月几渐圆，燕子南飞。每至中秋，我便不由自主地将牵挂、思念、团圆，这一些美好的词语给中秋节，也会想起 44 年前那半块月饼带给我的温暖……

17 岁那年的秋天，我生病，只身一人前往 100 多公里外的堂爷爷所在的城市看病。病治好时中秋节临近。为了赶在中秋节与家人团圆，堂爷爷提前一天给我买好了回家的渡轮票。如果一切顺利，渡轮过江后再乘坐 50 多公里的三轮车，中秋节当天中午就能到家吃午饭。可人算不如天算，那天渡轮靠岸后雨越下越大，坐了七八个人的三轮车艰难地行驶在泥泞的路上。大雨导致河水猛涨，把前方一座桥冲毁了，桥完全修好要等到第二天。当时，归心似箭的我脑子一片空白，躲在茅草房下看着下个不停的倾盆大雨，竟急得嚎啕大哭。这时，一位跟我母亲年龄相仿的婶婶走了出来，她知道我回不了家，无处安身后，立即把我拉进了她的家里，说道：“小娃子，不能回家过中秋节，就在我家过吧。”

在我们那儿，中秋节午餐要做好吃的饭菜。婶婶做了满满一桌菜，比我家里任何一年的中秋节都要丰盛。午饭后我跟这家里一个小妹妹聊天得知，这家叔叔好几年前因病去世了，留下她们孤儿寡母五口人。小妹妹还告诉我，自从她父亲去世后，她家就没有过一个像样的中秋节，今天中午这顿丰盛的午饭，多亏我的到来。鱼是妈妈趁雨天在河沟里捕的，鸭子是从邻村舅舅家借来的，一斤多猪肉是从肉铺除来的。我感激地朝在厨房忙碌的婶婶望去，眼眶早已湿润了。

中秋节的重头戏是晚上赏

月、吃月饼。我最爱吃的是端午粽子和中秋月饼，但那个年代，由于物资匮乏，月饼很少。那天晚上，由于大雨，没法赏月，婶婶从一块油纸里拿出五块香喷喷的月饼，先递给我一块，另四块分别递给她四个孩子。我知道我吃的这块月饼是婶婶的。我急忙将月饼递给婶婶，说自己从小就不爱吃月饼，可婶婶死活不接，说月饼只有娃子们吃，哪有大人吃的。我将月饼掰成两半，说道：“婶婶，今天多亏您，让我度过了一个难忘的中秋节，不然我会无处安身，哪有什么月饼吃，这半块月饼您吃。”婶婶还是死活不接，说自己不爱吃月饼。这时一旁四个比我小的孩子也帮我劝说，婶婶才终于将半块月饼接到手，转身忙碌去了。

晚上躺在床上有些想家，也不知道啥时候才睡着的，待第二天早上醒来时，早已日升三竿了。起床时我发现昨晚给婶婶的半块月饼放在床头边，这时一个小妹妹跟我说，她妈妈一大早就了很多自家种的菜到镇上卖去了，到晌午才能回家，锅里有煮好的稀饭，叮嘱我起床后稀饭就着这半块月饼吃，并叫我再玩一天。我没有再吃这半块月饼，找来纸和笔写了封信，感谢素不相识的婶婶那顿丰盛的中秋午饭和香甜的半块月饼，并将堂爷爷给我坐三轮车回家仅有的五角钱，连那半块月饼压在信下面……

从婶婶家出来后，由于没钱坐三轮车，我只好沿公路步行回家。

这以后的每年中秋月圆时，我都会想起 44 年前的那个中秋节。想起那个好心的婶婶，想起那半块香甜并带给我温暖岁月的月饼……

构树闲记——无用之木的生命底气

● 贾如

这个时节，无论你是在南方的城乡，还是北方的街角里巷，如果你有留意，常会在河边、沟底、路口、山崖、农家的土墙甚至低矮的桥洞旁发现一种挂满红果的树。一颗颗明艳的红果，或坦然展露在你的眼前，或犹抱琵琶半遮面般若隐若现，甚至像捉迷藏一样，藏身于蓬蓬然的绿叶之后，直到一闪而过，才发觉回首又见它的欣喜。

这棵树，是许多人的童年回忆，是故乡与家园的印记，它就是构树。

假若，你好奇心膨胀，抑或被馋虫勾引，一步一步地走近那棵红果树，你就会发现，这可不是简单的一种树，它们个子不高，却生机勃勃，大大的叶子舒舒展展，绿荫下掉落着一片红艳艳的果实，或完好，或残红，不少吃货昆虫，正忙忙碌碌，大快朵颐。

构树，是一种桑科构属的高大乔木或灌木状植物，是我国土生土长的一种树，

南方北方皆可见到。

翻开《诗经》，就能发现它的遗迹：“黄鸟黄鸟，无集于穀，无啄我粟。此邦之人，不我肯穀。言旋言归，复我邦族。”（《小雅·黄鸟》）“鹤鸣于九皋，声闻于天。鱼在于渚，或潜在渊。乐彼之园，爰有树檀，其下维穀。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。”《小雅·鹤鸣》诗中的“穀”，也是构树。

构树随遇而安。草木葱郁处，必有构树，乱蓬蓬的，不拘其形。又似一柄绿伞，徐徐撑开，遮天蔽日的枝叶，吸尽阳光，隐入土层的根脉，占尽水和养分，相邻的其他草木闻风丧胆，落荒而逃；过于发达的根系，在场院里，也破坏房屋结构，农村人的门前屋后从不种构树。

所以野蛮生长的构树并不讨喜，甚至被我们的祖先嫌弃。其适应性好，繁殖力强，到处野生，对农作物生长影响大，加上质地松软，难以成材，不适宜制作各种农

具，故而古人认为其“一无是处”。朱熹更是毫不留情评价道：“穀，一名楮，恶木也”。

但，不喜欢又怎样？粗鄙又如何？构树依然在风中甩着宽大的叶子，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，我行我素，哪管他众生好恶。构树舒展宽大的叶、粗壮的干，枝叶相依，根茎相通，千苍万翠染云碧，一树占尽乾坤，只要一息尚存，春雨过后，又悄然发迹。

我特喜欢构树这种无所谓的态度，总让我想起我老家村里的二舅妈。

二舅妈四十出头，皮肤细腻有光泽，算村里同龄人中肤色最好、最显年轻的女人之一。在二舅偏瘫之后，家里一度靠她蹬三轮拉货养活全家。突然的变故没给她带来太大的变化。她还是一副大大咧咧，整天乐呵呵的样子。有一次中秋团圆，她来迟了，便麻麻利利停了三轮车就往电风扇前一钻，旁边的亲戚都皱起眉捂着鼻子。大舅爽直，说她身上难闻，撵她走开。她也不尴尬，

也不解释，还是无所谓的样子，乐呵呵地就走开了，一个人到别处摇起了扇子。

这个大大落落的女人，硬是像极了泼辣随性的构树，无所顾忌，自在狂野，兀自芳华。

小时候我们经常上树采构树的叶子喂猪，常用它毛茸茸的叶子洗碗；每逢三月，雄构树开出毛毛虫一样的穗儿，人们争相采摘，加些盐与碱面裹成糊，再油炸吃起来脆爽劲道；秋天雌构树结出如杨梅般的果实，酸甜红艳，成为鸟雀和孩子们的野味，据说，构树皮曾经还是造纸原材料。可见，构树也并不是完全无用之材。

构树从不在意世人评判，它有自己的生存哲学：不攀附，不迎合，任根系在地下肆意蔓延，任枝叶在风中自在舒展。

这份于世无用、自在如风，不被外界评价束缚的坦荡和通透，也许正是它自生自灭、自由狂野的底气。



壮美山河
李海波 摄

❖ 小小说看台

中秋节的信

● 张洪芬

又是一年中秋节，家家户户都有各自的过节方式，刘家庄的张大爷最特别。

我上小学时，路过张大爷家门口，常看见他坐在家门外的青石上抽烟，注视着穿梭在村庄大街小巷的邮递员。他时不时磕着烟斗问：“有张春家的信吗？”邮递员摇摇头，张大爷不甘心地接着问：“你再找找呢？”邮递员依旧摇了摇头，便低下头唉声叹气。

听大人们讲：张大爷有一个儿子，17 岁那年，打架斗殴被学校开除了，这不仅让他与大学擦肩而过，更是让张大爷的希望也破灭了。张大爷生平第一次狠狠地打了他一顿，第二天他就不见了。

一走就是几年，杳无音信，张奶奶的眼睛哭瞎了，思儿成疾，带着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。

年复一年，张大爷的背越来越弯，常常弯着腰背着手，从早到晚坐在家门外大青石上抽烟，注视着邮递员的来往去向。

张大爷招呼我们几个孩子过去，将

邮递员每次送信，经过张大爷家门口时，主动向他打招呼：“大爷，有您家的信我第一个送到。”张大爷磕着烟斗，连连点头。

转眼，我上初中了，这一年的中秋节，邮递员将他那墨绿色的邮车，骑得叮叮当当响，从村西头飞驰而来，远远地向张大爷晃着手里的信，停在他面前，掩饰不住地兴奋高呼：“大爷，您家的信！您儿子来信了！”张大爷叼着烟斗，擦着的火柴停在半空，不敢相信地看着邮递员递过来的信。

“大爷，您的信，您儿子来信了。”邮递员笑眯眯地又说了一遍，张大爷恍惚从梦境中醒悟一般，赶紧扔掉快要燃尽的火柴头，用长满皱纹、硬茧的双手颤抖着接了过来，喜极而泣，老泪滴在了厚厚的牛皮纸信封上。

邮递员转身从绿色的邮包里掏出黄油纸包和一张票，递给张大爷：“这是随信一起寄给您的月饼和钱。”随即，扭头悄悄抹了一把眼泪，与张大爷告别，骑上叮叮当当响的邮车走远了。

张大爷招呼我们几个孩子过去，将

月饼分给我们吃。顺手将信递给我，我拆开信封，抽出已经发黄的信纸，展开信一字一句地念起来。

从信中得知：张大爷的儿子在边疆当兵，光荣地成了军人，还当上了营长。信的最后他特意写道：“爸，我记住了您的话，再也不和人打架了，您放心吧，祝爸妈中秋节快乐。”

张大爷趁着月夜，带着儿子的信和月饼来到张奶奶的坟前，将信用泥土压平，将一块月饼掰成两半放在旁边，点燃纸钱，火星子噼里啪啦地响，如迎着衣锦还乡儿时点燃的爆竹。张大爷抹着眼泪和张奶奶絮叨：“老太婆，儿子来信了，当上了军人，寄了钱和月饼，你尝尝。”说罢，掰碎一块月饼扔向坟头，继续接着唠嗑：“咱儿终究不是忘恩负义的人，都怪我太冲动，打得太狠。老太婆，我对不住你……”

此后的每年中秋节，张大爷都会收到儿子的来信，以及一兜黄油纸包的月饼和钱。

又过了几年，我大学毕业，回到家乡教书。年年中秋读信陪伴张大爷，他不再追问“信上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？”而是望着村口，静静听着，像院角陪伴他一辈子的老槐树一样，越发安详。

张大爷弥留之际，屋里挤满了人，乡长，村干部，一排退伍的军人，邮递员也在其中。他家里挂上了旌旗，上面赫然写着：“卫国戍边身许国，热血忠魂耀千秋。”赠予在边疆英勇牺牲的守卫战士张敏。

我摘下帽子，面对旌旗深深鞠了一躬，旌旗下的方桌上整整齐齐排列着一摞信。原来，十几年前邮递员送第一封信时，张大爷的儿子就已经长眠在雪山。

战友们一声声为张大爷朗读来自各地缅怀他儿子英雄事迹的信，张大爷手指轻轻摩挲着信纸，仿佛在触摸儿子的脸。

❖ 诗笺

国庆节欢腾的海洋

● 季川

每一条街道，你看见悬挂的一面面红旗正在迎风招展
正在从每个屋檐下走出的人露出干净的笑容和甜蜜的内心

每一首赞歌，都从清晨出发
越过了广场，越过了校园
越过了山河，抵达了我们
此时此刻正在仰望的天空

记住今天，就是记住历史中
无数个英勇牺牲的壮烈时刻
记住今天，就是记住今天和明天
我们继续向前的脚步与信心
该有多么坚决、坚定和坚强

秋月寄故乡

● 徐天喜

跑快递的秋风
穿梭于时序的驿路
忙着把秋意传递
遥远的小山村
地里的秋粮在等
等一场解渴的濛濛雨
河边白头的芦苇
在夕阳里站了很久
等一个远人的抚慰
我在异乡也等
等风在今夜递我
一轮明月和一份诗情
把它写在云笺上
配繁星为插图
寄给我遥远的故乡
和那些亲人



秋日绽放
李昊天 摄